

去年，為慶祝李小龍85周年誕辰，香港舞蹈團推出了大型舞劇《武道》，以舞蹈呈現李小龍的武術哲學。主創班底匯聚本地藝術精英，由舞團藝術總監楊雲濤導演及編舞，並邀來金像獎最佳美術指導文念中擔任美術指導及服裝設計、著名爵士樂作曲家雷柏熹操刀作曲。舞作融合多種媒體元素，以新穎質感呈現李小龍的藝術形象，首演後收穫好評。

香港舞蹈團日前透露，將於今年展開《武道》內地巡演，於8月造訪上海，9月巡演至成都，11月登上北京舞台，並將於明年1月進行香港重演，展現香港中西交融的藝術魅力之餘，亦進一步弘揚李小龍的武術精神。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香港舞蹈團提供

中國舞邂逅爵士樂 勾勒李小龍身影

大型舞劇《武道》今年將展開內地巡演



●《武道》展現李小龍的身體哲學。



●演出融合多媒體元素。



●舞者用舞蹈演繹李小龍的「武道」。



●現場音樂與舞者的唱和。

《武道》去年11月底首演，呈現出編舞楊雲濤對於中國舞身體的再拆解與再想像。簡約舞臺配上大量投影，以及文念中以「水」為核心意象的舞台美學，透過「烈火青春」、「剛柔本真」與「月印萬川」三個章節，串連起李小龍的生平故事，亦凸顯其「如水」哲學。全篇舞作虛實相和，時刻展現「有為而無形」的氛圍。

三個篇章，三種敘事結構，舞作帶著觀眾跟隨李小龍的身影跳躍時空之餘，亦在其具象的人生片段與抽象的哲學思考中進進出出。說到底，楊雲濤並非想要線性地再講一遍李小龍的故事，而是希望藉由舞蹈，藉由香港舞蹈團舞者經過數年嚴謹武術訓練的身體，來呈現李小龍的「身體哲學」。

楊雲濤曾說，李小龍作為武人，追求身體藝術的極致；而香港舞蹈團舞者近年跳出傳統舞蹈的框框，在武術訓練中尋求突破，二者其實有著異曲同工之意。「某個層面上，我們都相信自己的身體，都覺得要回歸身體本身。」

由此，《武道》自然不是傳統中國舞劇的樣子，去除舞臺技術與多媒體元素等外在包裹，光是身體語言的運用與展現本身，亦已表達出突破之意，這對觀眾來說既是挑戰，亦是驚喜。

除此之外，《武道》特別的是，專門請來爵士樂作曲家雷柏熹打造音樂，讓作品更加體現出一種香港特有的中西交融色彩，在今年的內地巡演中，相信能讓觀眾更直觀地體驗到爵士樂與中國舞之間碰撞出的火花。

「感覺為先，找對聲音」

這是雷柏熹第一次為舞蹈作品創作音樂，他笑言自幼就知道李小龍，又因為曾學功夫而對他有某種特別情感。後來在西九自由爵士音樂節中的一次跨界創作，他

選取了李小龍幾部電影的主題曲與配樂重新編排成爵士大樂隊的形式，亦因此有機會深入了解李小龍的理念與見解。「李小龍最出名的一點就是不拘泥於門派之別，爵士樂其實也有這樣的特質，不同人對爵士樂的理解和喜愛的風格都不同，我認為根本不用糾結『什麼是爵士』。就像這次演出，我沒有刻意拘泥於用某種爵士風格去貼合動作，而是把我多年來創作過、聽過的音樂，結合腦裏的畫面去運用。」

雷柏熹直言這次創作的原則是「感覺為先」，絕不強行堆砌爵士元素。「如果某段落不需要太多爵士元素，就會選用中國舞常用的中國音樂，或者純粹抽象、不分東西方的音樂。其實爵士與中國舞的共同點就是節奏，找到合適的節奏後，再根據需要選擇樂器搭配就好。」

他分享創作的過程，首先搜集現有素材，例如李小龍電影的配樂和主題曲等，反覆聆聽尋找靈感，然後再對應劇本和分場表，應對不同場景的描述來判斷音樂的類型和需要的氛圍。「我也聽很多打擊樂，畢竟功夫電影中，打擊樂是不可缺少的。還有一些日本雅樂的樂器我也參考了，裏面有很多不同的鼓。不同文化的打擊樂樂團都有專門負責不同效果的樂器，聽這些能獲取很多節奏和配器上的靈感。」

至於這次創作的最大挑戰，他坦言是「找對聲音」，「就像剛才說的，確定節奏後，選什麼樂器是關鍵——用爵士鼓、中國鼓，還是日本太鼓？這些一開始就要反覆斟酌。還有一些抽象場景，比如用薩克斯的話，大眾很容易聯想到特定畫面，就不夠抽象了，這時候可能需要用電子合成器之類的樂器。但一旦選對了樂器，後續的創作與設計就會順暢很多。」他續說，在配器上，雖然中樂樂器給人的印象是離爵士樂相去甚遠，但也並非不能取用。「很

多爵士樂團或樂手也嘗試過用中國樂器玩樂曲，或者用爵士編曲編東方旋律，但這其實不是我想要的。我的最終目標是找到兩者的共同點，讓觀眾能感受到爵士的味道，但是又不是傳統的爵士樂。同時能隱約透出東方韻味，達到『說不出是爵士還是中樂，卻兩者兼具』的融合效果。」

現場樂手與舞者共振

爵士樂注重自由即興與現場即時反應，對舞者來說卻是大挑戰，尤其《武道》演出中還特設了現場樂手演奏與舞者相唱和，極具難度。楊雲濤就曾笑說，排練時舞者「數拍子數到崩潰」，而且怎麼數都很難落在爵士音樂的重拍上。他期望舞者拋開傳統訓練中「大一統」的方式，而嘗試在不固定的音樂中自由流動。

早前的現場演出中，音樂的確不再是背景板，而成為了演出的一部分，展現着當下能量的流動。事實上，爵士樂的自由靈動、順勢回應，與李小龍所倡導截拳道破除套路、反應先於思考的理念有着有趣呼應。舞者經過這一次的磨合，應該亦會體會到身體嘗試突破傳統訓練套路的危險、刺激與自由。

「裏面有一段是鋼琴獨奏的一對一呈現，核心是想展現即興的成分。李小龍對功夫有很多思考，爵士樂其實也很需要思考。古典樂大多需要反覆練習把動作練熟，而爵士樂的即興成分，其實亦需要大量的前期準備。就像踢足球、打拳擊一樣，平時訓練到位，真正上場時才能『以無法為有法』，不用刻意預判，而能自然反應。這種即興的特質，在功夫和爵士樂裏都很重要，所以我們特意用現場爵士樂隊的即興來呈現這一點。」雷柏熹說。

也希望經過今年的巡演，作品經過不斷地磨礪與雕琢後，明年會以更漂亮的姿態呈現在舞台上。



●作品中有許多情景與意象的鋪陳。



●透過時代感畫面展現李小龍的生活碎片。



●《武道》以特別的方式呈現李小龍的形象。



●光影設計打造出別樣質感。

民族文化的傳承創新與文藝表達

——從香港中國民族舞蹈的發展談起

香港，自開埠以來便是中西文化的交匯點，長久以來被譽為「東方之珠」，其文化命運始終與祖國脈脈相連，自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出台，更被明確定位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在如此戰略定位下，香港中國民族舞蹈不僅呈現中華文化的當代表達，更與內地創作與教育等方面的互鑒，走出了「傳承—創新—交流」的獨特道路。

南來之風：從民間身影到制度成形

早在香港開埠之初，華人社區的廟會與節慶中，舞龍舞獅、英歌舞等民間舞已融入日常生活，是許多市民對「中國舞」最初的歷史記憶。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隨着戴愛蓮、應雲衛等內地藝術家南來，將京劇身段、昆曲韻味等元素帶進香港，為香港本地的舞蹈發展奠下技術與美學根基。

踏入五六十年代，學校、民間團體與影視機構等多股力量，把中國舞帶入校園。由教育局與香港學界舞蹈協會合辦的「學校舞蹈節」，至今已舉辦逾六十屆。「學友社」、「中國學生周報」舞蹈組等民間團體開辦舞蹈班與匯演，配合學校把中國舞納入體育與藝術課程；其後，長城影業公司、無線電視等推出歌舞電影及綜藝節目，進一步推動中國舞由劇場走進客廳。七十年代末

起，「香港舞蹈團」、「香港舞蹈總會」及「香港演藝學院」等專業機構相繼成立，並與內地保持教材與師資交流，培養出一批連接兩地的骨幹舞者。同時學校舞蹈節、藝術節、社區匯演及各類公開比賽陸續出現，大街小巷成為民族舞蹈的常設舞臺。

這一階段的努力，讓香港與內地在舞蹈領域的聯繫，從單純的情感共鳴走向較為完整的藝術與制度共建，也為回歸以後更深層次的互鑒與合作奠定基礎。

和而不同：香港與內地的互鑒共生

回歸以後，香港與內地在舞蹈領域的聯繫更為緊密，同時在舞蹈創作的不同方向各擅勝場，互相映照。

從創作與風格來看，內地民族舞創作在劇場規模、與題材深度兩方面都發展迅速。如近年熱門的新作《只此青綠》、《紅樓夢》等，均以宏大的敘事結構、嚴謹的舞種訓練，融合多媒體舞臺技術，構建出兼具視覺震撼與文化厚度的「史詩式」舞臺景觀。與此同時，內地擁有完善的國家級與省市級院團體系，具備龐大的製作和巡迴配套，能以民族舞劇作為「國家文化名片」在海內外和國際市場巡迴，造就良好的創作和市場運營經驗。

相比之下，雖然香港藝團體量較小，市場規模有限，卻因觀眾多元，更善於以「精緻的」製作與世界接軌，創作多以「小而精」或「跨界型」作品見長。比如第二屆「中華文化節」的《古風·今咏》，在短短90分鐘內，以中國古典經典文學為根源、當代舞蹈為載體，將經典文學、聯乘當代舞蹈，再以現代藝術科技（影像）為媒介，帶領觀眾一起欣賞到了《紅樓夢》、《梁祝》、《桃花源記》等古典巨著，呈現帶有香港

氣質的民族舞蹈風範，以靈活多變的舞台呈現形式回應大都會生活日常與港人跨文化身份。

近年，香港一改過往傳統，加速在「大劇場」層面與內地主流創作接軌。尤其在「國家藝術基金」等政策支持下，香港藝術作品可擁有更廣闊的舞台。如大型舞劇《武道》——李小龍的有法與無限，糅合中國武術、現代舞身體、爵士樂與多媒體舞臺設計，入選2025年度「國家藝術基金」資助項目，進一步擴散知名度。據「國家藝術基金」2025-2026年度資助公示名單，香港地區共有14個項目入選，創下歷年新高，其中多數為舞蹈藝術類作品。

制度銜接與多向流動：交流實績豐碩

自1956年「中國民間藝術團」在北角瑞宮戲院演出以來，到1979年甘肅省歌舞團舞劇《絲路花雨》在港連演多場，內地藝術團體多次訪港巡迴。而同時香港舞蹈團體亦陸續赴內地及倫敦、新加坡等地演出交流。如寧波市演藝集團的舞劇《花木蘭》先後在港、澳及世界各地巡迴，反映出國內傑出作品逐步形成由內地到香港、再由香港走向世界的多向互動格局。

近年來，香港正積極與深圳、上海等地劇場達成合作，共同策劃舞蹈藝術季和聯合委約創作，例如「灣區舞蹈藝術季」、「上海國際舞蹈中心劇場」與「香港舞蹈團」的三年合作計劃，令民族舞不再只是單次「訪演」，而是形成常態化的聯合製作與市場。

在人才培養層面，兩地亦愈見互通，且更具制度性與前瞻性。包括「中國舞等級考試系統」及「中國民族民間舞蹈等級考試」近年相繼被引入香港。香港舞蹈工作者透過內地師資班及獎學金到院校與院團研習，將訓練與編創理念帶回本地課堂。同時，大灣區舞蹈節、青年交流與研習計



●舞香江：香港環境舞蹈作者供圖

劃讓兩地學員實踐「一個課程、兩地師資、共同成果」，使香港成為引介內地民族舞成果的中轉站，內地則提供堅實的創作土壤。

作為近年交流互鑒的一個鮮明成果，2024年11月在尖沙咀文化中心與天星小輪一帶舉行的「舞香江：香港環境舞蹈日」，由中國文聯香港會員總會主辦、中國舞蹈家協會合辦，匯聚六十餘名來自內地與香港的舞者參與。活動以「環境舞蹈」形式打破鏡框式舞臺，把大坑舞火龍等本地文化意象與民族舞身韻、漫畫及武術元素交織，作出香港如何在大灣區框架下連結內地創作資源與本地城市空間的優秀示範。

文化共同體中的香港角色

縱觀香港中國民族舞蹈發展之路，從廟會身影、南來播種，到學校社區與專業團體接力，再到今天在考級、創作、人才與作品巡迴上的深度銜接，可見一條不斷擴闊的同源之路。而作為國際大都會的香港，在近一個世紀以來，既扎根中華文化源頭，也把民族舞帶向更廣闊的國際視野。

面向未來，在「一國兩制」及大灣區建設的格局下，只要內地與香港在制度上互聯、在創作上共研、在舞臺與課室彼此打開，必能攜手讓中國民族舞以更自信、更開放的姿態站上世界舞臺——以身體說話，以舞為證。與祖國同心，與時代同行。

●文：童小紅
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暨舞蹈組主席
中國舞蹈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副主席
及香港文聯委員



●《古風·今咏》作者供圖